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2019年11月16日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支尔莫乡阿土列尔村,某色苏不惹(右二)和同伴背着 双十一 采购的货物回村。阿土列尔村是当地的一处悬崖村,坐落在海拔1600米的山坳中。2016年年底,随着钢梯的修建,悬崖村出行条件有所改善,悬崖村逐渐发生变化。 新华社记者 江宏景/摄

悬崖村 网红出山记

实习生 马晓晴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王鑫昕

互联网和阿土列尔村的距离,从未像今天这样近。

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支尔莫乡的这个小山村,曾经鲜有外人进来。从山底小学到山顶村庄,海拔高差近1000米。2017年之前,当地村民进出的唯一通道,是悬挂在悬崖上的一段段藤梯。

在互联网上,鲜有人记住这个村庄的真实名字,但这并不代表它不出名。2016年,这里因媒体报道而被外界所知,孩子们贴着悬崖攀爬藤梯上学的画面令人心惊,悬崖村 从此广为人知。

如今,在某视频平台上,冠以“悬崖村”的社交账号多达几十个,粉丝数也从几十到几十万不等。一天中的绝大多数时间,都能看到有人在直播 悬崖村的日常生活。

天梯 是悬崖村 出镜率最高的元素。2016年,为改善 悬崖村的出行条件,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和昭觉县两级政府共拨款100万元,用大约1500根、40多吨钢管搭起一条钢梯。从此,悬挂在绝壁上的藤梯成为历史。直上直下的钢梯不仅安全、稳固,还大大缩短了村民的出行时间。

悬崖村 村民某色拉博曾经只用15分钟就爬完了从山上到山脚的2556级钢梯,他是村里第一个将村庄日常生活上传到互联网的人。

2017年初,接触互联网时,某色拉博能看上一整天的短视频。后来他尝试着自己当主播,他将一段孩子走钢梯的视频发到网上,意外得到了平台的推荐。如今在视频中,他不只是 悬崖村 的一名普通村民,而是网络红人 悬崖村拉博。某色拉博发现,直播和短视频可以让更多人了解自己的家乡,也能吸引外地游客前来旅游打卡。

于是,悬崖村 的日出与云海、吹喇叭的彝族老人、彝族火把节以及村民上下钢梯搬运生活用品,都成了他的拍摄素材。

互联网不仅让外界透过屏幕了解到这个大山深处的彝族村庄,也让世代生活在 悬崖村 的青年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家乡。

开播之前,我从没发现家乡有多美。某色拉博说,大家经常在直播间问说 这是神仙住的地方吗 或 这辈子必须爬一次 悬崖村,到山顶上看一次日出。

他表示,不少游客就是在直播中认识了 悬崖村,又因为这些直播,从广东和河北等地专程前来打卡。

如果说 天梯 从物理上打破了悬崖村的 遗世独立,那么网络则改变了越来越多村里年轻人的生活观念。

刚开始直播时,我不太会说普通话,也不认识字,边直播边跟着粉丝

学。村民吉克九里说,接触网络以后才发现,如果小时候有机会好好读书,也不至于现在连普通话都说不标准。

以前觉得读书没有用,加上山里交通条件差,虽然读过小学,但像没有读过一样。吉克九里希望,以后自己能带孩子走出大山,让他们好好读书,看看外面的世界。

昭觉县古里镇镇长、阿土列尔村第一书记帕查有格说,网络是 悬崖村 年轻人对外面世界的探索,他们在网络中获取新认识,个人的见识和能力都得到很大提升。一开始会说普通话的人还不多,会说的也说不好。现在通过网络和游客,年轻人的普通话水平都有了非常大的提升。

采访中,吉克九里提到,自己的三儿子罹患脑瘫,孩子快1岁时还不会坐、不会爬。正是因为一群在直播中结识的网友,他才得以有机会带着孩子前往成都和北京看病。吉克九里并不知道北京在哪里,他和家人从来没想过能带着孩子去那么远的地方看病。

像某色拉博和吉克九里一样,悬崖村 的拍摄者们几乎没人接受过专业培训,他们没有固定的脚本,也谈不上什么拍摄技巧。

但就是这些不加滤镜的原生态视频,让一个真实的 悬崖村 出现在网络的另一端。人们围观 悬崖村 的变化,也试图通过某种方式参与其中。

除了传统的捐款捐助,在直播间,有人提醒 悬崖村 的主播们,拍摄时应该怎么拍、怎么拍才让更多人看。有人尝试帮他们介绍工作,也有人鼓励他们通过考驾照和参与职业培训的方式提升个人技能,以获得更加稳定的收入。

2020年5月12日,阿土列尔村的84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告别悬崖,走下钢梯,搬到了位于昭觉县城的易地扶贫安置点。短视频平台上,越来越多的镜头对准了搬迁后的新生活。

当地政府为 悬崖村 进行了旅游开发。帕查有格介绍说,2019年,有约10万游客来到 悬崖村 旅游。就算游客少的时候,也能保证每天有两三百人。

现在,吉克九里准备在县城开一家彝族服装店,他希望早日做出一份属于自己的事业。某色拉博则放弃了直播,在当地一家旅游公司做宣传和旅游向导,为远道而来的游客介绍悬崖村的美景美食。

每个月4000元左右的工资,让这个曾以种田和养殖为生的年轻人,在家门口实现了稳定增收。晚上看星星,清晨看日出,爬爬钢梯,或者带着大家在草原上放牛。某色拉博摸索出一套自己的待客之道。

越来越多 悬崖村 的年轻人开始吃上 旅游饭。按照规划,这里将通过开发彝族特色旅游项目,进一步衔接乡村振兴。

过去闭塞的彝族小山村与外界联系得越来越紧密了。帕查有格说。

告别世代贫困 凉山巨变的背后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王鑫昕 实习生 马晓晴

世代贫困曾是某色拉博的家乡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长期撕不掉的标签。作为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和 三区三州 深度贫困地区之一,凉山州被称为 贫中之贫、困中之困,绵延千百年的贫穷根深蒂固。

2020年,凉山州11个贫困县全部脱帽。

标准。

截至2012年年底,我国现行扶贫标准下尚有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比全球90%以上国家的人口都多。而国际经验表明,当一国贫困人口数占总人口的10%以下时,减贫就进入 最艰难阶段。2012年,我国这一比例已达10.2%。

在李小云看来,到本世纪初,我国的贫困状况有了根本性的缓解,但是绝对贫困问题没有解决。

脱贫攻坚不能在 路上卡壳

贫困的发生并非毫无原因。2015年,昭觉县政府办干部帕查有格被选派到某色拉博所在的凉山州昭觉县支尔莫乡阿土列尔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彼时,进出阿土列尔村只能爬藤梯。

第一次攀爬藤梯的经历,让帕查有格清楚地认识到了当地面临的脱贫难题。前往村庄的过程远比想象中更难。他提到,特殊的地形和落后的交通是制约这里发展的瓶颈。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产业发展,做同样的事情,悬崖村会比别的地方花费更高的成本。

2016年,阿土列尔村的面貌被媒体报道后,便以 悬崖村 的形象为全国网友熟知。此后不久更受到了中央最高层的关注。

2017年3月,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四川代表团审议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表达了对 悬崖村 的关切。他说,曾在电视上看到有关凉山州 悬崖村 的报道,特别是看到村民们的出行状态,感到很揪心。

脱贫攻坚不能在 路上卡壳,解决村民的出行问题成了当地脱贫攻坚的重中之重。找不到施工方,帕查有格就带领当地群众一起干。在各方的支持下,2017年,悬崖村的藤梯变成稳固的钢梯。钢梯修好后,我们的水、电、网络也都跟上了。帕查有格说,曾让习近平总书记揪心的村庄,开始有了越来越多游客,脐橙、油橄榄、青椒等产业也发展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起点

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

某色拉博搬进新家背后,是一项专项扶贫工程 易地扶贫搬迁。面对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 的现实窘境,中国960多万曾和他一样的贫困人口从贫瘠闭塞之地搬入更宜居的地方,拥有了水、电、气、网络等较完善的公共配套。

除了看得见的住房,还有一些看不见的因素也在发生改变。

凉山州教育局副局长包晓华回忆,新中国成立以来,凉山的深度贫困县几乎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可言。

在帕查有格的印象中,过去他的家乡辍学率极高。他认为,交通不便、教学条件差、上学积极性低等是背后的原因。

语言不通曾是凉山人不愿走出大山的原因。2015年10月,凉山实施 一村一幼工程,每个村里都设一个甚至多个幼教点,孩子们可以在这里学习普通话。2018年5月,凉山又启动了 学前学会普通话 行动,在帮助孩子们突破 语言关 上加码,不让孩子们输在起跑线上。

钢梯修好后,阿土列尔村也开设了幼教点,学龄前儿童不用下山,也可以免费上幼儿园了。这批孩子就是悬崖村有史以来起点最高的一批孩子。帕查有格看到 这些上学前就能说好普通话的孩子,在面对外来游客时不再害羞腼腆,而是大方地和来客交谈。

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后,三农 工作重心历史性转移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上来。

很多人注意到了一个小细节,2021年2月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后,当天下午,国家乡村振兴局在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北街1号挂牌。

媒体评论说,国家乡村振兴局正式挂牌,既是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的一个标志,也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奔向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现在悬崖村的建设离我们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脱贫攻坚胜利了,马上接着乡村振兴,未来这里会发展得越来越好。帕查有格说。

为全球减贫事业提供中国经验

李小云说,摆脱贫困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确定的目标,是中国共产党治理国家的重要使命。

从以 五保 制度和特困群体救济为主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到实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推动减贫,中国实现了绝对贫困人口的大量减少。

1982年,中国启动 三西 农业建设专项计划,首开人类历史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 开发式扶贫 的先河;1994年,新中国第一个有明确目标、对象、措施和期限的扶贫开发工作纲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出台。

进入21世纪,中国实施两个为期10年的农村扶贫开发纲要,两次提高扶贫

标准。

2013年,习近平在湖南十八洞村首次提出 精准扶贫 理念,作出 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的重要指示。他形象地指出,手榴弹炸跳蚤 是不行的。抓扶贫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要一件一件事做。

此后,围绕 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 等核心问题,习近平提出 六个精准 五个一批 的具体要求。

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11月,被称为 史上最高规格 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举行。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发布,脱贫攻坚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战略。

党的十九大更是将精准脱贫列为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三大攻坚战之一。2017年12月,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 全面小康目标能否如期实现,关键取决于脱贫攻坚战能否打赢。

有学者提到,目前国际上沿用的贫困线标准是每人每天1.9美元,而我国在此轮精准扶贫的战役中,提出的一达标、两不愁、三保障 是一整套综合的指标体系,不单单是看人均收入是否达到标准,还要判断是否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是否有保障,是从根本上消除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

中国的减贫行动引起了世界的瞩目。2018年, 精准扶贫 等理念被写入第七十三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消除农村贫困问题的决议。2020年国际消除贫困日前夕,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对世界减贫事业的贡献率超过7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精准扶贫方略是帮助贫困人口、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设定的宏伟目标的唯一途径,中国的经验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借鉴。



2020年8月30日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布拖县乌依乡阿布洛哈村,11岁的阿达伍拉骑着车,和小伙伴们在新村内玩耍。新村房前屋后的空地成了孩子们玩耍的乐园。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王鑫昕/摄



责任编辑 / 潘圆 版面编辑 / 张蕾 图片编辑 / 陈剑 美术编辑 / 张玉佳